



# 厦门沦陷纪事

● 谢春池 著

作家出版社

之《离骚》”。以诗作为历史的载体，将文史之合推向极致，无论是记述还是论析历史，都有再现和表现的并济。当需要再现和表现，文学就会在场。有些貌似仙风道骨的史学工作者，以为再现历史应纯客观，情感应束之高阁。可以很肯定地说，这种“客观”是不存在的。月映于水，水中月与天上月是不一样的，何况主观对客观的反映远非这般镜面的映照，真正的反映是主客观互动的结果，认知和情感参与其中。当笔下出现日本鬼子屠杀中国人民的时候，情感冰冻尘封者，似无主观的情感反应，实则已有反应，反应的是堕落的冷血，近似汉奸的情感。我相信我的同胞没有此类，拟例意在阐释而已。

史学大师陈寅恪悟得历史的主位研究法，认为历史研究者应当神入当时人们的认知和情感，就好像欣赏一幅古画，需要沉浸于历史心性方能得其韵味。踏勘史迹，深入调访，搜集歌谣，检索文献，作者仿佛身处沦陷的鹭岛，闻到了“沦陷岁月的味道，那是扑鼻的烧焦”，“那是弥漫的咸腥，血流成河绝不是一个形容，连天空都被染红”。作者“把自己放到他们中间，他们是厦门沦陷战死的中国军队官兵”，“他们是被日本兵杀害的无辜农民和市民”，他们是英勇不屈的将士、侨领、学者、船员、特工……，从而感同身受，写出血火场面，壮怀激烈。进入场景，神入人物，诗人因此油然升起沸腾的诗韵。诗集《厦门沦陷纪事》没有时隔的再现和表现，其奥道妙法就在于此。

当湛蓝的鹭江撒满落日的旖旎，当鸣哨的群鸽绕过晨曦的树林，人们不会忘记碧波染过殷红的鲜血，绿荫旁万人坑累累的白骨。缺乏历史感的现代城市是浅薄的文明，缺乏历史自觉的民族行之不远。忘记历史，历史就要重演，雕梁玉砌会灰飞烟灭，扬眉吐气的人们将不能自由呼吸。至今，东瀛岛国的靖国神社还供奉着侵华战犯，并受到政要的一再朝拜，亚洲的上空徘徊着战魔的幽灵。记住沦陷的血泪，更会珍惜生活中的“香甜和芬芳”。

警觉于现时和未来，执犁按剑，“人间春暖花开的时候”，才不会突来“血流满地，尸骨如山”。

厦门永远铭记沦陷的岁月，环岛路五通段的石刻说不定会出现《厦门沦陷纪事》的诗句。

识于五老峰麓

2005年6月21日

▲作者简介：郭志超，教授，历史学家，现于厦门大学任教

# 序 三

南 燕

春池兄要我为他最新的诗集《厦门沦陷纪事》写几句话，我不懂诗，但爱打听历史，答应看过诗稿再回话。看完了电话问他：可以写到什么程度？

“程度”是个暧昧的词。“程”是什么东西的长短，“度”是什么东西的深浅，我自己其实也糊涂。

我说我不懂诗，不是撒娇。我不大爱读诗，年轻时太多的“红色江山代代传”、“锦绣河山万年长”……叫我不敢懂诗。“懂”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字眼。街上自行车慢慢踩过留下半导体扩音器的一串龙海腔：“专业收购旧冰箱、旧彩电、旧电脑……”证明“专业”和“业余”是个很严肃的事情。我只说业余的话。

我不懂诗，但我懂得人的情感。举个粗俗的例子：小时候常有机会在美仁宫榕树下大砖埕看“好命老大人起车头”，那些披麻戴孝的男人哭得拖鼻涕，女人哭得成歌调，但四周围观闲人竟

不感动只顾谈笑风生说故人。“代代传，万年长，拖鼻涕，成歌调”当然可以作诗句，但不出诗意。听我母亲说，她6岁时我外公自杀身亡，“起车头”时她怀抱里我2岁的小舅伸手去抓供桌上的红米圆，我14岁的大舅一巴掌打得他惊天大哭。我舅公摇头悲叹：“国啊（大舅名），可怜你兄弟姐妹幼咪咪，你老爸辜负你们了！”一时间左邻右舍泣不成声。

我认定我舅公那句感慨之言就是诗，因为它能让人泣不成声。我这舅公后来被日本宪兵逮捕，杀死在“万人坑”。我不认识他，不知道他被杀的“罪名”，猜想他能作感慨而有诗意让人泣不成声，必死无疑。

既然作诗，要动人心。

春池兄说他的这本《厦门沦陷纪事》是要写给平民百姓看，因为这段历史是老百姓的苦难史，我很赞赏。这段厦门沦陷于日寇手中，俗称“日本仔手里”的沦陷史，亲历并有记忆的那一辈都是年已古稀的老人了。种种原因所致，不但今天的年轻人不知道，连我等已过“知天命”甚至近“花甲”的中年一代竟也糊涂。面对自己民族、乡土的历史我们问心有愧。春池兄立志要这本诗集让平民百姓看得懂，难度还是有的，浅出的东西是以深入为基础的。诗句要有平民的语言才能表现平民的情感，要有那个时代的语言特征才能创造历史的氛围，要有内心的体验才能表达那个过去已久的年代里厦门人不同一般的哀怨。这本诗集的原始素材来源于口头传说、纪实文学、历史档案，既然成诗，要有诗意。要打动普通人的心，还要经受“诗”的专业挑剔。诗的专业挑剔留给诗人们去作专业的折腾，我愿意以一个关注这段沦陷史的普通厦门人的情感角度来说它。

“爱国没有自由，说话没有自由，在自己的国土自己的城市没有自由。‘日本’两字只能用××来替代……”诗集开篇引用当年的爱国记者的诗句，67年前旧中国的那股霉气立即扑面而来

# 厦门沦陷纪事

—

爱国没有自由，说话没有自由，  
在自己的国土自己的城市没有自由。  
“日本”两字只能用××替代，\*  
不能冒犯，因为这里是日本人的天下和乐园。  
十八万厦门人几乎变成哑巴和瞎子，  
甚至连呼吸都窒息。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一个好日子，  
中国军队一五七师进驻鹭岛，  
厦门民众惊喜交加群起欢呼：  
“有中国军队在，厦门决不会轻易落入敌手！”  
日本人却莫不惊愕！

厦门民众自由呼吸的时候到了！  
连田野的秋虫也开始欢叫。



1938年5月，日寇进攻厦门



1938年5月，日寇进攻厦门



“抗敌救国，保卫厦门！”

这个声音在厦门每一个军民胸中激荡。

你来听啊，你来听一听会热血沸腾，

你会无法抑制地加入合唱：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关键时刻，中国军队换防，

正规的一五七师撤了，杂牌的七十五师来了。

大敌当前，

因而，此举匪夷所思！

南中国的门户和重镇，

只驻一个团、一个营和二一个炮兵排？

绝对的敌强我弱。

患有“恐日症”的师长宋天才远驻漳州，

也就远离战火和危险；

厦门市市长高汉鏊又心存异念，

在鼓浪屿租下洋楼，随时托庇租界。

面对厦门军政当局逃跑、退却的心态，

坐镇鹭岛的副师长韩文英极其痛心也极其不屑，

站在云顶岩，他真想对着天空和大海，

激越地长啸一声。

是的，这座城市沦陷的命运，

看来不可避免，来吧，即将来临的恶战！

我们七十五师的官兵决不后退一步，

流血和牺牲是我们的选择！

## 四

有些事情可以淡忘，有些日子必须牢记！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日，凌晨三时，  
(又是凌晨，战争是否总驾着黑夜的巨翅来临?)  
中日两国在厦门孤岛，  
又进行一场血战。

炮火的飓风横扫鹭江，  
炮弹的骤雨倾泻在沿岸的炮台和阵地。  
日本鬼子在五通登陆，  
凤头、泥金被兽们疯狂践踏，  
黄厝、塔头也被兽们疯狂践踏……  
中国守军顽强抵抗，  
用鲜血抒写视死如归的壮丽诗篇！  
也用兽们的尸体，  
祭奠自己的英烈和被残杀的无辜平民百姓。

浦口第一仗，阻击半小时之后，  
防线被突破，八十多位陆军官兵全部殉难。  
胡里山炮台遭受日军海陆空三路夹击，  
一片火海，守卫的海军官兵几乎全部殉难。  
(战后，中国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上将感叹：  
“在发挥海军抗战的力量中，厦门一役，血战最烈……”)

当五通一带守军腹背受敌陷入重围，  
七十五师参谋长楚怀民率军死战。  
敌机从头上掠过而后俯冲扫射，

兽们猛扑过来，多少枪瞄准树上的人，  
一同射击。马忠喜身上一时绽开许多窟窿，  
像许多鲜花在春天里怒放。  
血如屋檐的雨柱流下来，  
从树干流下来，流入泥土，染红大地，  
气绝身亡的英雄，挂尸树上，  
一面不倒的旗帜为民族的不屈永远飘扬。

中国守军被迫撤至云顶山、金鸡亭、江头一带，  
紧急关头，韩文英率军驰援。  
在海边工事，在前沿战壕，在纷飞炮火之中，  
厦门岛上中国守军的最高长官和士兵一起，  
为自己的祖国而战！  
凌晨的夜色如此凄凉又如此残酷，  
身边的兄弟一个又一个倒下去，  
牺牲或负伤。韩文英的心在滴血，  
他的一条腿也在滴血，它被子弹打中：  
“军人不怕死，谁敢退出阵地，老子毙了他！”  
所有负伤的官兵重新拿起武器，  
众志成城，猛烈反击，  
登陆的日本鬼子死伤过半被迫退回舰艇。  
由于守军前仆后继的反击，  
日本鬼子不得不放弃刚占领的龙山和东芳山。  
“报告，我军已夺回大部分阵地。  
距离预定计划仅差二里……”  
深暗微明之中，韩文英污脏的脸，  
第一次露出笑容。

于是被一枪击毙。  
陈秀治的丈夫带着四个女儿躲在柴垛里，  
听到枪响跑出来救人，  
丈夫被捆绑起来，让他看着女儿如何被强奸：  
大女儿被脱光衣服施暴，  
阴道被刺刀插入后，惨叫着昏死过去，  
头被砍下来，鲜血四溅，惨不忍睹。  
另外三个女儿也被脱光衣服，  
魂不附体，发出瘆人的哭声，  
一个被强奸而死，另两个被轮奸，  
阴部塞满杂物，直到停止呼吸。  
做父亲的声嘶力竭地喊骂，同样被脱光衣服，  
兽们用火烧他的头发和阴毛，  
直烧到他没一点声息，再用刺刀  
把他的阳具割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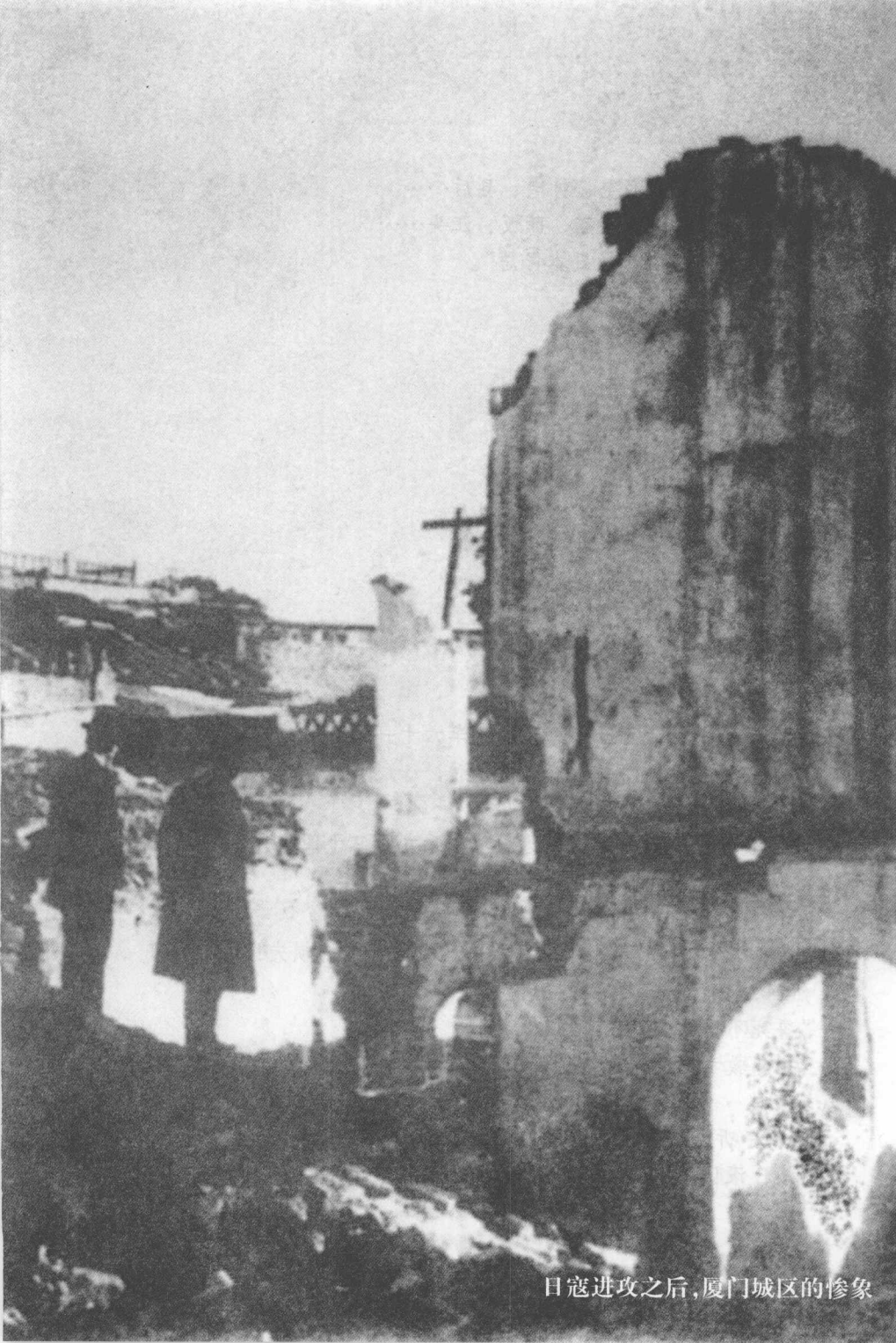
“孙鸟目一家七口人，  
被劈死六人，只剩躲在床底的老阿婆……”

“林马达被捆到沙滩，  
活埋到脖子，再用枪托砸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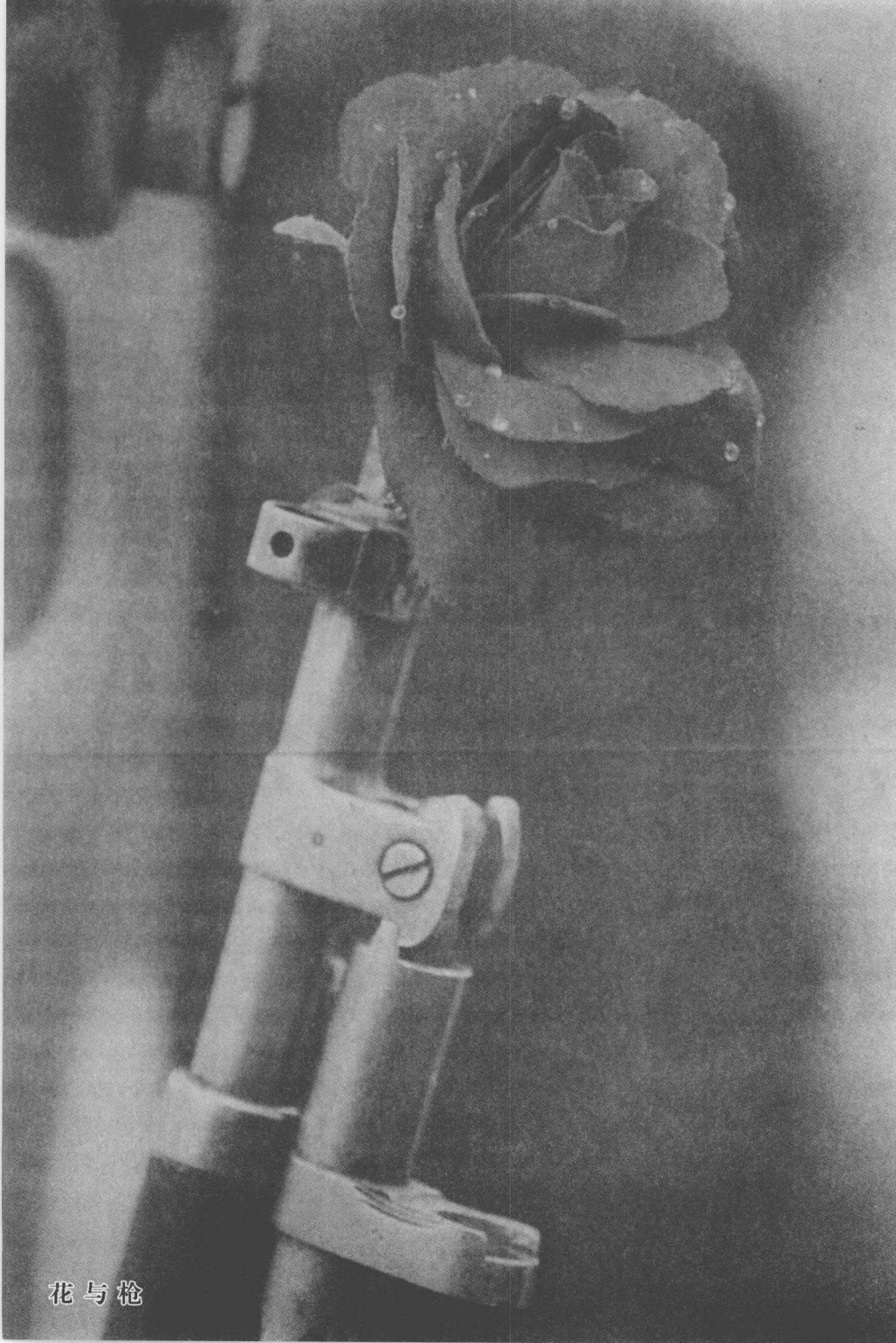
“孙盛老阿伯拄着拐杖跑不动，  
肚子被刺刀扎进去，肠子被挑出来……”

“日本鬼子还拿着刺刀，  
挑起婴儿取乐……”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日即农历四月十一日，  
这一天，成了厦门许多村社  
共同祭奠死难者的纪念日。



日寇进攻之后,厦门城区的惨象



## 站在纪念的日子里

过去六十年，整整一个甲子，  
起来，从我们每个人的座位起来，  
站在纪念的日子里。  
还活着的老兵，成为我们瞻仰的丰碑，  
那些平民的亲历者，则成为我们重读的故事。  
心情或许不平静，  
我们是和平的后代就必须  
把战争的苦难传承。  
站在纪念的日子里，  
用心编织两个花圈，  
献给当年战死的英烈  
和被无辜屠杀的受难者，  
我们默哀，低头向着大地，  
我们祈祷，在太阳冉冉升起的时候……

2005年5月4日傍晚

## 我们的感受越来越强烈

数十年前，我们幼稚的心灵，  
都被播下一颗仇恨的种子，  
这是很必然的，  
因为国耻，还有家仇。  
我们的前辈谁不在那些年月里受难?!  
“臭日本仔!”母亲那一声愤愤的骂，  
至今，还在我的耳边回荡。

数十年的人生，我们也经历不幸，  
和我们有关或无关的事，被许多同伴忘掉，  
那一颗仇恨的种子却记住我们。  
它破土而出，它生根发芽，它茁长枝叶，  
它在你的躯体中触摸、摇响、震动，  
使我们的感受越来越强烈。

我们已不再年轻，  
成熟收获的理性，  
不会阻挡生命的呐喊。



我们的感受越来越强烈，  
于是，渴望剥开历史之核，  
种植一片世界和平之林。

2005年5月4日入夜